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卷編學行典

第八十二卷目錄

器度部述論

易經

書經

易經

坤卦

舍弘光大品感序

廣平湯氏曰

其靜也會故曰舍弘光言无所不

客聖人无所不有其對也故曰光大光言无所

不者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書經

周易君陳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然後能有

濟然此猶有堅剛力盡之象若洪裕寬厚恢

復外傳

中華書局影印

管子西華

荀子非十二子篇

晉書阮籍傳

周子通書

性理大力行

康節部藝文

荀子

唐柳宗元

宋歐陽修

廉恥部紀事

廉恥部禮聲

漢書董仲舒傳曰不疑爲郎其同舍有苦語讓其舍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謂有
之貿價後告歸者至而賜金亡金郎大憇以此稱
為長者

丙吉傳吉居相位於官屬接史務撫過舊吉取更
嗜酒數過薄暮從吉出醉飲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
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
西曹地忌之此不過汗丞相齒耳遂不去

後漢書樊豐傳樊豐字文饒父曉常時司徒嘗行
有人失牛者乃就車中謁之覽無所言下馬步歸
有須臾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惟負長者萬所刑
罪竟曰勿有相類事容取諫幸免兒見何爲諫之當
朝會既晏已乞歸待婢奉肉羹饑汗朝衣拂疎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淡汝乎其性度如此

周易卷九

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己齋二
容者自然而然人已忍半爲矣有忍尤先於
有容則忍之近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又曰勿踐於
吳王之於狄忍也使其不忍則速亡矣其何以養
湯之於易文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
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陳氏傳良曰習
忍可以至客

泰書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朱熹易道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大陳氏大戴
曰昔若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

郭晉侯舒雷屯沌口採罟湖澤以自給鄰人益食舒
牛事覺來譖舒曰鄭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角復何足惜曾自犯夜者呂更所拘承問其故答曰
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縱獲鷺以立威名非敢

第六〇四冊之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卷編學行典

第八十二卷目錄

器度部述論

易經

書經

易經

坤卦

舍弘光大品感序

廣平游氏曰

其靜也翕故曰合弘合言无所不

容安人无所不有其對也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

不老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書經

周易君陳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然後能有

濟然此猶有堅制力盡之義若洪裕寬厚恢

復外傳

中華書局影印

管子西華

荀子非十二子篇

晉書阮仲博

周子通書卷九

性理大力行

康節部藝文

荀子

唐柳宗元

宋歐陽修

廉恥部紀事

廉恥部禮聲

學行典第八十二卷

器度部總論

易經

坤卦

舍弘光大品感序

廣平游氏曰

其靜也翕故曰合弘合言无所不

容安人无所不有其對也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

不老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書經

周易君陳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然後能有

濟然此猶有堅制力盡之義若洪裕寬厚恢

復外傳

中華書局影印

管子西華

荀子非十二子篇

晉書阮仲博

周子通書卷九

性理大力行

康節部藝文

荀子

唐柳宗元

宋歐陽修

廉恥部紀事

廉恥部禮聲

其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荀子休休易直好善之德容有所受也

陳氏大戴

其如若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

器度部記事

漢書董不疑傳直不疑爲郎其同舍有苦語讓其待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謂有

之貪僨後告歸者至而賜金亡金郎大驚以此稱

為長者丙吉傳吉居相位於官屬接史務撫邊揚威吉馭吏

嗜酒數過薄暮從吉出醉臥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

欲斥之吉曰以醉犯失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

西曹地忌之此不過汗丞相苗耳遂不去

後漢書樊豐傳樊豐字文毅，魏時司徒。嘗行

有人失牛者乃就車中說之覽無所言下馬步歸

有須臾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撫民日惟負長者萬所刑

罪寃也物有類事容取諒幸免見兄爲何辭之當

朝會既畢乃乞歸奉肉羹饌汗朝衣拂疎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淡汝手之性度如此

吾弟自然也然人已患半爲矣有忍尤先於

吾弟忍之近浪而廣大之德成矣又曰勿踐於

吳王立於狄忍也使其不忍則憲亡矣其何以養

湯之於易文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

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

陳氏傳良曰習

忍可以至客

泰書

王承傳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吏有

詔書來謝許曰文王之閒與衆共之之池

魚復何足惜哉自安得舟人以安而悅奮去不歸風轉急安

徐曰如此猶荷韙耶舟人承所即遇乘威服其雅量

郭舒傳舒雷屯沌口採罟湖澤以自給鄰人空食舒

牛事覺來謝許曰卿亂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世以此服其空量

朱熹劉秀之傳秀之十許歲時與諸兄戲於前省怒

有大地來勢甚雄不顧浦驚呼秀之菊不動東壁

異鳥東海何承大雅相如器以女妻之

梁君重我佛事事實認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遷

家儻載米二十石還裏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

答曰雀屎也幸笑而言曰壯哉莊子罕不問

南史辛侯傳任士稚嘗泰山梁父人氣質有器局

南還至池口置酒有客張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

燒七十餘船所燔全舟不可勝數但聞舟不往意令

酒不縱著不憚懼自造傷船後得待之如舊

東陽者舊傳南朝任士稚居樹於界上為

志係伯以桑枝營妨他遠散人鄰畔既復侵之係

伯敏更改種鄰人慚還所毀地躬耕謂之

賣糞沈士善行人忘所苦屐騎士曰是卿

駁事部既而反歸人得屐送前者還之巖上曰非卿

屐耶笑而受之

唐者善行儉傳行儉平都支連衡復壞不貲善貯

將士頑穎為行儉因喜偏出示生者有鳴鶴登廣

尺文彩然軍更趨既疎勞僅仰頭流血行儉美

曰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客

要善德傳德晉孝帝裕徵行師秦豐碩不能

步昭德進之悲曰爲田舍人所留帥德笑曰吾不

田舍復在何人第守州齋之百教之刺事弟曰

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遠其恭正

使自乾耳

陸元方傳元方子某先爲河東接審使小吏有罪誠

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浩源何憂

不識節

少損文選曰此天子所以重務務賢才也若等若

不任職當自引避不自節減以自取名榮力止

舊唐書李愬傳李愬于公堂密召幕官使備餌馬

馬蹄更憊輕摩馬足且食卻而不食晚年頗好服食

有積金石之業者旦云先苦之矣豈服之不疑樂發

毒幾死方恨云木之害他人爲之堅病之無恤色

常慕唐光之爲人識者以爲近之

贊梁張文定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乘娶一奴稱

銀器數事於僕公自廳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門下

斷某何也公翻然悟曰憲江西益銀器數事乎公獨

懷之二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侍妾相安敢以盜敗萬

耶與賤錢三百千可自謀予安邑已督汝督當有

愧於否不足復留也如是莫辭拜謝而去

李文靖清李太初表日有狂生叩馬慄苦歷承其

失公遺蹟曰依蘇家當自詳審狂生遂發訓諭疏公

要善德傳德晉孝帝裕徵行師秦豐碩不能

步昭德進之悲曰爲田舍人所留帥德笑曰吾不

田舍復在何人第守州齋之百教之刺事弟曰

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遠其恭正

使自乾耳

陸元方傳元方子某先爲河東接審使小吏有罪誠

遷之大吏自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

謂彼不聽吾言者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聽而退

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稚眉改止
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色又改曰龍
不驚者中上
少損文選曰此天子所以重務務賢才也若等若
不任職當自引避不自節減以自取名榮力止
舊唐書李愬傳李愬于公堂密召幕官使備餌馬
馬蹄更憊輕摩馬足且食卻而不食晚年頗好服食
有積金石之業者旦云先苦之矣豈服之不疑樂發
毒幾死方恨云木之害他人爲之堅病之無恤色
常慕唐光之爲人識者以爲近之
贊梁張文定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乘娶一奴稱
銀器數事於僕公自廳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門下
斷某何也公翻然悟曰憲江西益銀器數事乎公獨
懷之二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侍妾相安敢以盜敗萬
耶與賤錢三百千可自謀予安邑已督汝督當有
愧於否不足復留也如是莫辭拜謝而去
李文靖清李太初表日有狂生叩馬慄苦歷承其
失公遺蹟曰依蘇家當自詳審狂生遂發訓諭疏公
要善德傳德晉孝帝裕徵行師秦豐碩不能
步昭德進之悲曰爲田舍人所留帥德笑曰吾不
田舍復在何人第守州齋之百教之刺事弟曰
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遠其恭正
使自乾耳
陸元方傳元方子某先爲河東接審使小吏有罪誠
遷之大吏自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
謂彼不聽吾言者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聽而退

所如此

國老諫苑著在中書每參議事有違戾太祖意者
因譖之於上或誣之於地晉錢拾之輒壓以狀有及
王旦在中書詳符未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

氏族亭有狂生戴玉行者在其上指天大呼曰百姓
旱困焦勞極矣相公當憂重禱心得安寧遂以所持
絰櫛旦正中於首左右摘之將送京尹旦蓮曰吾中

吾過後何罪哉乃命釋之

厚篤養呂蒙正承相不喜訛人是初參知政事入朝
士於廩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
聞而過之其同列恐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
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
何猶時苦服其局量

皇朝賴蕭何廢初仁宗久不識朝一日聖體康復恩
見新政坐便殿促召「府尹」許公聞命疾刻方
召名至中書省同列速公行公食繼步既見上曰久
病方平喜樂等相見面還何等若奔馳以進唐人
中外頃嘵一日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唐人
心驚動耳上以爲深得相臣之體
蕭溪筆說景德中河北用兵車輶欲幸澗潤中外之
論不一偏委忠愍責成上意兼輿方復河敵騎充斥
至於城下人情怖懼使人人徹壁破屋所爲而準方酣
於中書嘆息如言人以爲二時無物比之請安
賈奕王太尉屬范雍公爲相雍公數知太尉於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解其美彼
專委卿受之處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革對陛下無所隱伏見其忠直此臣所重

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富弼公致政西都嘗榜題出界逢水南渡檢査中
官也乘便叩甚盛前宰相騎者下公舉鞭稱曰弼弟
等禽屬又唱言不肯下諸官位公舉鞭稱曰弼弟
卒不聽所謂白其將曰後有一人騎鐵銜箭諸官位
不得上稱滿席將公惜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
公來鞭去

赤里客談富文忠公少有語者如不問或問之曰
恐爲他日曰斥公名云富翁曰天下却無同姓者
厚德錄韓魏公知北都有獻玉臺一隻公以百金答
之開閣召酒使賸自持致一囊覆以緋衣置玉臺其
上用之酌酒垂露坐客俄有史者誤拂旁倒玉臺碎
坐客皆愕然走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謂坐客
曰物故亦自有時酒吏將日汝業也非故也何罪之
有

賢美解公師定武將役令僕持榜作書燭及公
願煩公以油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同顧曰更他兵
公忘主更難之無年曰毋更渠全固當辭此
宋世魯王沂公初登科第其父書曰曾今日駁前
喟然遠悉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云楚
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立殿延喜并拜楚公手曰如
何佈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謂親曰此弟非遠
器也

善肉一日又鑿其板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
弱其子弟想於公曰危肉爲舉人所私食肉不饱乞
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一斤但得半斤食其
半爲舉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畫一斤固
當飽此後人朴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皇朝賴范王文正公曾爲人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
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怨恐歸己怨使華富
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賢美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使歸省同列
曰上詩有「誠字王倅」若曰此亦無害飲若退密奏
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詩有「誠字」何不奏來公再
拜謝惟落馬知第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審見宰
相也上顧公笑

設談黃公得淮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希聖兩人
待榜相傳譽爲省元同舍酒有獎自門戒冕大
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竟也不與坐
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連者發私飲酒自少飲罷
與同司看榜不少見於顏色

名臣言行錄彭愚未始競舉特貧無餘費惟持金釧
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觀之無謂出錠爲駕客有壁
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疑也皆咎求之思
未木數止此耳非有失也薦去施劍者拒而舉手剝
皮肉一日急取其板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

剃髮於地肅服其量

董清滑溫公在永興一日急投行香殿次中客將
有數客曰公保福駕臺倒在外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請書使王安石發溫公方作病中間之箇申公

爲不惟昏德而且知大體
元史史籍傳列字惟手書出遇一婦人失金錢道旁
取來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銀愧謝還之授陝西儒
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賓使一從史
先請軒全輶方汲水灌園從吏至不知其爲軒也使
飲其馬卽知之不拒反冠帶迎賓從史見軒有愧色

軒殊不爲意

賢矣耶律楚材莫成得上有所舊威得上諭於宗王曰
耶律多用謀智有二心合奏殺之宗王遣使復聞
太宗察其诬告者罪追之屬有訟咸得上不法者
太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僞像易誣招今將有事

南方他日治之未竟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實厚長

者故曹固當致之

楊繼盛居松江嘗有一書遊子既而產落落薄上

數踵先生門

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

欲發之先生曰吾慕君困便往見一達官以畫爲介

耳非蓋也其慚尤過如此

吉水龐公脩會試時身故亡一日亡其墓中掘得同

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云訪之比入坐故探其

囊山中得示公曰是不義若物都公見其人曰

物固相類徒醉耳尚生歸公柰何失不識其人

公曰不然吾失獨甚其損後張惠名尚得爲士人耶

生送謝不及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耳假觀者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廉茂焉

日洗馬公後應勑則多洗幅則少洗供而報一御

日洗馬公後應勑則多洗幅則少洗供而報一御

史旦至承乃促令議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
至而議未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聽而起居承乃
蒲伏堵下百狀乞憐公亦不輕
王莊毅公竑閩淮揚特清河衛指揮軍姓行不
檢公督所押之尋公遭漏免官歸遇清河軍械於
江濟其餘致慘惡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醡醬
也比量之則告養殼已便有三者表公忠貞命下還
官捕誰乃逃亡爲死多人故殺養爲愚里人有仇
家詛跡共所在皆而訖之於公競爭其欲而遷之
劉莊襄公大和任三邊總制副差健卒取其轄暨一
孤姪至華州其僕大偶審門役州子怒封鎖其門卽
薪水不供二孤姪其蹤五蹤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
微行去比至公所並訴其事州守以事謁相府家衆
跋足側頭討公必督責州守乃公故遣還之後復特
獎其賢能

太宰居裏惠公滿都堂空屋令宰事官俸視將公新
衣白綾某澤其人渴而研汁復搗公衣帕額潤漿公
曰去去此更兼公不資辟毫毛同一襟度久鄉有
榮姓者假稱公子恣稱驕動人以媚於公公但呼
坐其旁既而面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
者是也民禮爭奔去好食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
盡而歸如故客之已而分食勿知入膳過多聲不可
以治木至崑山萬人感碑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
家詔跡其所在皆而訖之於公競爭其欲而遷之
葛國維計夏浦公德量富厚寡不形求索間嘗
以治木至崑山萬人感碑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
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疑其爲夏公也雜
坐其旁既而面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
者是也民禮爭奔去好食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
盡而歸如故客之已而分食勿知入膳過多聲不可
以治木至崑山萬人感碑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

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疑其爲夏公也雜
坐其旁既而面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
者是也民禮爭奔去好食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
盡而歸如故客之已而分食勿知入膳過多聲不可
以治木至崑山萬人感碑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
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疑其爲夏公也雜
坐其旁既而面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
者是也民禮爭奔去好食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
盡而歸如故客之已而分食勿知入膳過多聲不可
以治木至崑山萬人感碑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
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疑其爲夏公也雜
坐其旁既而面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
者是也民禮爭奔去好食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
盡而歸如故客之已而分食勿知入膳過多聲不可
以治木至崑山萬人感碑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

生孫自公之鄉人也安息久援入文學傳供事以

基段堂嘉靖時達楊公爲首相尚書憲忠公下士有太學

定山大師之

沙則當其歲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

定山怒不忍幾至罵聲化這日徐根翁木白

沙則當其歲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

定山怒不忍幾至罵聲化這日徐根翁木白

沙則當其歲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

定山怒不忍幾至罵聲化這日徐根翁木白

沙則當其歲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

定山怒不忍幾至罵聲化這日徐根翁木白

書寫養勞徇受京職時以公事恐遭斥斥乃錄公居
官事數十條呈於霍以求自解不悉數日後以暴卒
公嘗易弔弔其喪謂其子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
所陷波及汝父欲保全自家猶不得已姑借
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忘吾父我亦負汝父矣人皆
報公推量

器度部雜錄

抱村子博喻篇刪滌不流不能遠大白之雙井全之
器不能容千錦之物
寓惻用人當以學術齊德不當專用文才之士使其
人有德器行實錄飾以文章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
采而謙虛操德有公輔之望自不苟大用也沾沾假
薄浮華自喜猶有榮譽之功必敬事之惟病於體治
越度金匱治避有良工巧善安施是故君子著篇以
成器

王氏談錄人情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相
器也蓋人制方物等之公平灑灑不差足任橫柄耳
昔劉鈞人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觀微子哉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客入所不能容處

所開波及汝父欲保全自家猶不得已姑借
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忘吾父我亦負汝父矣人皆
報公推量

廉恥部總論

易經

否卦

六三包羞

䷋ 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卦能
守道安命辭讓委撫小人之憤敗者也其所包
蓄誠應邪惡无所不至可羞恥也朱子曰大凡
小人做了非忘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
之說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君子曰包羞位不當而不正所爲可羞者莫不當故
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東漢呂后曰人无

不善所以包羞邪羞至可羞恥者貴其本心也
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

繫辭下

子曰小人不仁不畏不義

君子曰小人不仁不畏不義不畏不義陷於
小人深矣其先私其人焉

禮記

雜記下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政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

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失之君子恥之既失之復

不足定君子恥之既失之而告語君子恥之

人戚陵氏曰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非言無

自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

人之本廟而道不打躬也其謂是無言之者衆而
行之者寡言之爲易而行之爲難有其口而無其

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踰距之不遠

也又曰君子聽其言而遇其行則謂是欺君子進

因禮位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

失既得之而失之則非義則退矣孔子曰邦有道

道賤且賤爲恥也其謂是數政不足以聚人則民

不聚民不聚則有亂士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

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數

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遠事不遠則有廢功乘

棄均而倍焉孟子曰地廣德養未能相尚其謂是

無所謂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力少於

彼也雖然孔子謂大學君君其得之患不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患卻

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

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

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墮一維絕則危二維絕則

離絕則滅猶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正也滅不可復

銷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不

踰節不自過廉不貳枉不從枉則不踰節則上
位安不自過則民無巧詐不惑則刑行自全不從枉
則邪事不生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有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修也小恥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有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

非十二子篇

君子恥不修不勤見勤恥不信不見恥恥不犯不見用是以不游於喪不憂於誰幸進而行端

然止已不爲物傾倒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暴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

論廉恥一則
傳曰聰明者自見聽明則仁愛善而廣恥分
矣故非道而行之難勞不至其有而志之猶強不
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其所有是以古遺
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荀悅中華

難言

或曰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者人所不察不聞恥者本也恥者神明其次也恥者人所不察不聞恥者本也恆君子審乎自身

必沈人不見之也不怒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雖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

之有赴谷必墮失木必溺人見之也赶寧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怒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雖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

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大穀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壘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羅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安比於上流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恆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及知足而已則尚稱其安也聖賢既復其爲愚乎固陋斯安其爲侈乎是謂有榮純乎然彼哉其上矣君子四者其身恐不亂無善不無義也

晉書淮神傳

問經化之善

對曰夫士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教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無過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無過而行之難勞不至其有而志之猶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其所有是以古遺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荀子遺書

周易

周易

通鑑可質

正有恥則能發情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

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改所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朱子曰兩句是一項事却說是由内心以生闇惡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開過而改故恥爲重

實應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華表不息惠實善也後業有未著則恐惡然畏人句遺恥也

力行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學耐事其弊至於苟免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惄惄便可堪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沒了氣於其身爲不

先子所以保又定功化洽濟九而勤奮兵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有矜節之士則野無禽口之人夫廉恥之於政務樹藝之有豐譽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矣若廉恥不存惟刑之御則風俗敵人失其性無刀之木不甘乎心忍鞭刑嚴碎筆不勝矣於政也如農者之殖耕對旱牛之望豐穡必不廢矣此三代之所以富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基而奉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學耐事其弊至於苟免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惄惄便可堪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沒了氣於其身爲不先子所以保又定功化洽濟九而勤奮兵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有矜節之士則野無禽口之人夫廉恥之於政務樹藝之有豐譽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矣若廉恥不存惟刑之御則風俗敵人失其性無刀之木不甘乎心忍鞭刑嚴碎筆不勝矣於政也如農者之殖耕對旱牛之望豐穡必不廢矣此三代之所以富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基而奉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

周易遺書

周易

事不得未必寃亦何用犯羞分役心役志督督以

之所以威威於貧賤汲汲於貴賤日錄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會損得富貴不曾添得

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

念則道義重而可較生死之心輕矣先衣食至盡爲

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廉恥部

清安集

漢書

人主之尊廟堂，則陛下臨陛而聽言，當宜宣示無疑也。故唯九歲以下，易廟陵廟，然後可也。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如是，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謠曰：「欲殺鼠而害器，此善盜也。」鼠近於器，惟不投惡傷器，其咎在於貴臣。所以以賢君為治君子，故有上不遠慮，而下不遠也。愚不識，君之路微也。其得者有謂見君之几杖，則起避君之乘車，則下人正門，則避君之重臣也。或有退刑戮之孽，不加其身者，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深遠不疑，所以體賴而國安，而厲其德也。今自王侯、公卿皆失天子之所改容而稱號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兄弟也，而今與異族同姓制稱兄弟，則皆棄市之法然則朝廷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秦也。追廉耻恥不行大臣無道，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命。

必報信者五十五起而節不中人間。豫子曰：「中行衆畜我故致之。」

故此一擇誠也。反君事，聽行若猶能也。而抗節致死，行出列序。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使遇其大臣，如遇過客焉。馬被將人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役，將官徒自爲也。頹亡集裏，棄所乘廄，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已。

見利忘義，逐便順私，上有敗御，則失之氣主。有思則固，苟免危也。而立而歸之，則有得也。吾身者，貴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卒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聚斂者，於於舉手也。俱休亡恥，俱休亡恥。

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刑不至大。所屬臣民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廉。庶不坐，汗汁橫流，男女笑別者，不曰汗。曰惟薄，不坐矜持，不勝任者，不謂罷。罷曰「門」，而抗節致死，故貴大臣定有其異文。奮不厭，然正以誠之也。遷就而爲之詳也。故其在大議大刑之域者，間遷就而爲之詳也。故其在大議大刑之域者，間

則白冠危櫓楚水加劍凌霜而講學耳上不就釋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免冕旒不使人類
皆有其大尊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聽自其上
上不便猝抑而使大臣自面有過忌吾始自其上
有過失遇有禮故委臣自盡要以廉直故人所矜行
上設誠聽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忘身歸
耳忘家公忘私利不苟如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
也故父兄之臣漢高祖之臣陳平之臣留侯之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指揮封疆
故曰聖人有全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平上傳志書
書平上傳留侯論平生之志皆在於此蓋其志
去此則令全城歸平一門二室之志皆去此也此
真忠心無二念所以不取後族若全城者必
故吾得與之俱後復立爲我亡故得與之俱存夫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猶屬亂
行禮謹之所致也主上何義焉此之不爲而顧此也
久行故日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謂廉者曰「不從枉也」。世之人命驗者曰「羞為差矣」。然則是二者果義與非義吾見之以二維物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戴王者豈不以殺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爲乎難乎。從枉與羞非皆然。則應激與取義之小節也不肖與義抗而爲羅聖人之所以立天下。仁曰義仁主唐都示元

恩義主斷恩者執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謂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順之斯為禮成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雜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雜招則仇二雜絕則危三雜則覆四雜絕則滅若義之既則康與殆其果存乎廉與恥有則善果絕乎人既敵惡乎苟得從枉矣爲其面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辱人則爲此言管子亦少知理道則四達者非管子之言也

五代史後漢傳序

朱歐陽修

傳曰禮義廉潔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潔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夫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鴻臚記老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十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者以其學古自名而卒人之殺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門之上惑時之亂蕩其世而不肯一訴其心抑君士之子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必有忠信丘墓也

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者以其學古自名而卒人之殺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高門之上惑時之亂蕩其世而不肯一訴其心抑君士之子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必有忠信丘墓也

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爲蠻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弗不可以一手并舌含身即引斧自斬其脣路尹聞之曰其事於朝官爲屬榮封瘠厚鄭李氏而吾人目者遺棄而嗟之或爲之痛惜或爲之泣下開封其主入者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重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少少知愧故

陳子昂傳武攸育許叔丹高靈幕府表子昂參謀大殿前軍改東臺御史徵使宜輕易無將略子昂凜曰大王法制不如小兒戲願著愚量勇怯皮囊寡恨死

枝山野記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讀唐書上講習否令一記其勳辭比報各有所事惟子攸智臂席地酣睡晏時初飲罷不飲酒竟入奏耳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那間去其官可就工部爲

後漢書王烈烈字彦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憲知却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還盜一端或不知其故曰盜懼吾聞其過且有恥惡之既憲恐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還歸於路行遇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何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隋書趙彊侯有人盜美田中萬者爲吏所執吏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後何罪也慰詒而退之令人載蒿一車以固彊侯者憲憲過於庭尚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迎之子攸曰奉聖旨令子攸爲本衙門吏部尚書不放答子攸便登堂待立與羣僚等偶少頃上又命一賈入部視之還報云不厭曰劉子攸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攸至宿更服上曰汝好沒廉恥令左右還真冠帶歸內閣著讀書

宋史李衡傳衡少孤家貧嘗拾糞送少傅右丞相叡遷樞密使引疾

還山林隱處舟徑歸使者以病福祐考賛謂語之日廉恥事大先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

名臣言行錄公西居謝賛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者知廉恥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瑞明卻先生知

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猶孺一面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大已暮不肯去主人率其伴而出

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治事當事之是不利

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之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
常人無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
是君子所當爲者知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賄不受賄

豈分外事乎

劉安世揚右止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咸安世言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居于弟未嘗就食內外甚要

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賓

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有故態

漕書筆諫責蕭子嘉間給聖初至京師湖特相一
人朱某發爲典客所拒歸從內閣下入歎曰士

大夫詔喪廉恥至此乎拂衣而去

元史趙孟頫傳丞相參知政事馮時卿坐中一曹

官後至者則咎之孟頫偶後至斷事違引孟頫受

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李季弓古者刑不上大夫

所以義其廉恥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

秦哥張良輔便出自是名聲雖薄史以丁

明外史鄒應龍傳惠能爲僧而善治土

潛移其子世蕃乃上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善藉父

權專利無厭其家人嚴年士大夫無敢者至時爲鶴

山先生遇萬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誠機富侈若是

主人當何如

東坡部雜錄

尹文士道篤天地之間不啻貴榮仁賢曾寡慾利
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氣仁賢偏多

荀子修身篇儉慳事無廉恥而嗜爭飲食則可謂
惡少者矣

法古君子篇聖人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
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史記司馬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孝不謹也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武策聖賢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蔽之耳

物有庶庶者或棄而失去故孟子謂勇過

貞有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闊然而日章而今人求

速驟得逸豫以自招之理當然

筆枯十風爲國之本廉恥爲士風之本廉恥則士

風盛士風盛則風俗可却矣爲政者孰不知士風

之重而廉恥不修是無濟之本無根之木可哉

日知錄代史禹湯傳德口稱聖賢國之西推四

明外史鄒應龍傳惠能爲僧而善治土

潛移其子世蕃乃上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善藉父

權專利無厭其家人嚴年士大夫無敢者至時爲鶴

山先生遇萬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誠機富侈若是

主人當何如

而松柏後彌於歲寒鶴鳴不已於風雨彼怪之日固

未嘗無芻糧之人也項讓趙凡家訓有云養朝士
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雄辟書數教其辭

與語反彈琵琶指微遞解以俟伏事公卿無不驚愛

吾時憐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类自致

卿相亦不愧汝曹爲之孽子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

世猶爲此言尚有小短詩人之意後聞然歸於世者

能無悔哉

羅仲素曰敬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

風儀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敬化則士人有廉恥士

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士

治軍必敬之以禮勸之以義使有敗也夫人有敗在

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固必有廉恥廉

恥之俗周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

曰禮善一日而君二曰止欲謙故禮者以班胡治

軍而免羣馬而武大皆本於文王后起之化皆有深治

羣羊率馬而歸暴於百姓者莫敢爲安定

大法嚴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

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則敗亂亦無所不至見爲

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

其有不亡者乎然四者之中尤爲要故大子之論上

論上曰行已有貽吾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

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貧窶髮之巧者無所用

恥之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是豈犯我甚厚皆

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爲國耻觀禮三代

以下曲直微舉昔唐招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

度使先是叶蕃就成烏鵲榜等於河濱先時村木皆

理學範編學行典第八十二卷廉恥部

第六〇四冊 之〇五葉

爲師師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數莫能放審人知覺
食而無謀先厚德之然後詳役成備仍樂月戒守之
自是制方御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侵多無備也故食
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鄙者甚說或可以治
國子

多亦奚以爲。丙山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

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

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闇達事之意

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

崇德本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

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

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

有無事之理也答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所理之

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陳氏雅言曰水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理之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則所知有限

固不足以立事既能多聞而非古謂之學則擇而不精亦安保其無失哉此建事者不徒貴於多聞

而尤重於學古也

惟學問志務時務氣修乃來
朱子曰溫醇其志捲下忘志人那事中子細低
心下意與他埋石高氣不伏以無繫要不能
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既達其志又須時
敏若似微不做或作或緩亦不善事須是選志又
務時務則厥咎方為學之道只此（端）
李氏曰爲學之道常以卑遜以心以能開不
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者虛遺志之謂也呂氏
曰爲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
氣高則便與爲學工夫相背新安陳氏曰精神與
志最害於學猶志盈善不可入急則忘效功不
可進時勢則不誠卑退則無以爲入門一於謙退而

不務時勢則又不能進步退則不驕縱則不怠慢

一面法以敬嚴修以來也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因覺
在宗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益道積厥躬者體之
立教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
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念終
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矣

君子先王成德其未無恐

陳氏大戒曰先王之道德法度告成垂之所在

垂萬世而無弊者也傳老之學其精神坐忘亦幾

于德修同覺者矣惟不知聖先王成德故學其所

學非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德是以

流傳不可惑教

周易周官

學士官人臣事以制政乃不述其爾典常作之師無
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欵諒忘怠政不尊職面沒事
惟煥

本新安陳氏曰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

學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裁（而）政

不迷然世亦有好古而至于好更者如士則公

是已故又欲以其典常之理裁而不學則于理

不明惟見其煥然而已學不平之得失相去如此

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義焉也

詩經

衛風淇奥

聽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僕兮瑟兮僕兮匪君子無不可誼兮

日就月將學有攝熙于光明

毛子曰日就月將是日底月長就成將大也

周頌敬之

全大雙峯侯氏曰匪君子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
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一切確系君子
來北漢陳氏曰切是窮究熟追哩聲微所以如切而
又疎疎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取累是廢聲至
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承而又疎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匪君子尤耳琇瑩會弁如星

是分金兮赫然兮匪君子終不可凌兮

以竹之堅剛及盛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

又疎疎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取累是廢聲至

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承而又疎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匪君子尤耳琇瑩會弁如星

是分金兮赫然兮匪君子終不可凌兮

以竹之堅剛及盛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

又疎疎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取累是廢聲至

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承而又疎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匪君子尤耳琇瑩會弁如星

是分金兮赫然兮匪君子終不可凌兮

慶涼輔氏曰不聽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敢行有所

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日將就大本上言成王

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日

于事上有所就月十本上有所將繩繩不已以至

于光明

禮記

人生十年曰幼學
曲禮上

又
人生十年曰幼學

博聞強識而淡教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

實故盛之以虚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雜記下

君子有三患本之固思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全之固思弗得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

由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

而卒雖然後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

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為患焉

舜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禁

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

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諒之之過力不足也豈

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

從我知所謂學而能行乎

儀行

大差氏曰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

君子之學也博

又

學然後能爲人故學乃能待問也

人能待問

老嚴房方氏曰強學所以爲己待問所以爲人能

爲已然後能爲人故學乃能待問也

人能待問

孔子家語

致思

孔子謂伯魚曰卿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

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

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

方聲後裔者皆非學者之後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

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賴失貌失觀失志不思不

忠失誠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勤也近而愈明者

學也譬之清油水漸注焉往來生輝耀或以觀之就

知其源也

子路初見

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

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

子路見孔子曰吾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

及乎子路曰吾豈也哉夫士君而無謙臣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

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大略篇

人之於文學也猶王之於琢磨也善曰知切如燧如

琢如鑿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鳳也上人琢之爲

天子寶子貴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

列士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列士篇

孔叢子

雜訓

子上雜所習詁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舊焉學必由

學所以致其材也萬必由砥所以致其力也故夫子

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雖說不與焉又何諸

子思謂子曰白乎吾嘗深有思焉而得之也於學

則審焉吾嘗全有里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

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寶新而勤學

勸學

謂人學者非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學耳目載心意

從立務從異我同性而資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

實而我曾無鄉里之間窮愁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

便便而加志我儻優而弗若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

不潔則通之者莫不曉而掩鼻者得白璧黑瑜豈懷

雖若重氣吸空口笑佳態忘志從容爲說點則雖

王公大人旣無優尊養心而顧一視之今以二

子材而棄愚惑之智子恐過之有掩鼻之否也昔者

南采蕭鼓望之忘手已放步陟山川翁冒繁柳

道千餘舍重顧而不敢久息既遇老弱盡若慈父
馬行避景變立掩進而后敢問見教高言若懶十
日而得大半甚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軒而諸子之材不逮桑梓而無千里之遠重
蘭之孝親與巨賢廉惠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詣無
間不虛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群難得
而易失也學者勉之平天下不重

韓詩外傳

論學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
治雕之貧也夏工率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
國用故勤則安百姓謹則延民命壽曰淑人君子正

劍雖利不屬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目酒嘉殺
不善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
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不足故自壞而勉而不究故盡
師而然由此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面
知一孔子曰君子博學之於人倫之義也安
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後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
將南苗亦狩之斬者大羊也與之於人倫之義也安
舊後質貿易性習然也大在者自能忘其非揚榮
往者齊言曾使然也夫習之於人義而著深而固定
者於筋骨貞於聲滌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
君子德音升惡

君子德音升惡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

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兼伐秦魏

若鵠之擊此自然者不可損益皆以爲不勞矣魚者

不遠矣夫巧弓之貝羊也傳角被箭懸漆之和可
以爲橫乘之寶也及其發手而賣不數銖人同村釣
而貴賤相商者盡性致忘也詩曰中心好之何日忘
之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
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隆小物以害大物者
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敷胥及溺

孔子無居子貢議齊而問曰弟子車夫子有年才
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
也欲爲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風夜匪
懈以事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

闕欲休於事人爲之曰詩云君子不匱匱猶頗類
之若此其不易也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

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瑟兄弟既飲和樂
且枕爲之若此其不易也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

於耕田孔子曰詩云藝蘭子芳草爾采蘋茲其來屋

其始蕪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

貢曰一人亦有休乎孔子曰智者所休乃止攝今不知

其時之易遷今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間

惟乃止詩曰日就月將十學者也

鄉黨公問再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

子平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

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
路十之野人也子貢稱之賢人也皆學問於夫子遂

舊後質貿易性習然也大在者自能忘其非揚榮

往者齊言曾使然也夫習之於人義而著深而固定

者於筋骨貞於聲滌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

君子德音升惡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

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兼伐秦魏

若鵠之擊此自然者不可損益皆以爲不勞矣魚者

世俗輕衣而重食者多入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雖

賈藍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

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去百里奚奔之乞者也遂

於齊西無以繼自賣五羊皮爲輶車見秦擧公立

爲相蓬蒿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導老而見去屢牛朝

取貨於棘津釣於蒲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晉仲

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爲相存亡繼絕九合

諸侯匡天下此四君子者皆忠信卓贊賴然其名

聲號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是觀之士必學

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月將於辰矣公唯然而笑

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淮南子

主術訓

凡人之論心微小而志微大智欲圓而行欲方微欲

多而事欲詳所以心微者慮未生偏禍未發戒

過慎微不敢盡其欲也志微者兼包萬物一齊殊

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褊塞而爲之蔽智卻闇

者環復博遠終始無端旁流四遠淵深而不得萬物

並與莫不應惠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曲而不

污窮不易撓屈不肆志能微者文武具備勤靜中

儀舉廢盈得其宜也志能微者無所羨慕而事欲

詳者執柄持循得要以義兼執約以廣庶諳持中

運於縱橫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

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廣者無不知也行方者著於不

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詳者約所持也

格物

重明作事成法出言生春草禹禹大仁天下通利
重明洞向公丘正無私一言而萬民奔齊二驅子是謂
所親禹廟馬喙允謂之信法明昭於人情禹生
於石堯生於唐史禹生而能善躬身左臂修而善射右
此九賢者十成而一出矣雖跨而生今無五聖之天
奉四復之才難乘其學而猶性見猶脩舉船而欲厭
水也如彼魚觸網始下則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
入及加之魚絕氣其鋒銳已若飭以元陽易掌以
明鏡之始下想隱然未見形矣及其飭以元陽易掌以
白旃旃微毫可得而察夫爭亦人之破滅也而謂
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
修賢者之所以不足不若愚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
宋書治刑漢律修亂出其爲微妙發揮之聖
不能及蔡之幼女命而赤相傳繼祖之恩抑乎實質
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天子之所置地之所載也
於六合之內訐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齒角爪依形審摸攬枝行既動之義豈而
合恩而隨利而就害苦而去其情也哉所好忘
其喪人無以異然其牙爪惡利筋骨雖體不免制於
人者却不能外相挫力竭功沮大鷹鵠也恒有其氣力衝
勢者不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大鷹鵠也恒有其氣力衝
蘆而翔目備增也如爲逐獵爲曲穴虎豹百茂
草野或有芳草密樹處處走以候空室堅以防雨
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於其所利今使
人生於辟澤之國長於窮惱漏之下長無兄弟少

無父母目未嘗見毫釐耳目未嘗聞先古傳乎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靈不愚然其知者寡矣若者皆頹作書客造達摩謂爲衣冠拂拂像似作酒美仲爲車此卽人者皆有之也酒聖之迹誰能自作一而後世非能一人而獨羣有之各悉其知實所欲達迷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莫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充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人無一人之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故類漸遠而知不能通由此觀之學不可明也夫周室之衰也自黑然而搏琴瑟鼓瑟復徵揚撚拂手若蔑裳不夫絃音者雖有離朱之明鑽指之捷猶不能用節其指何則體習粗賈之所致故曰待習而後能調勑待低而後能利玉至無敢鍵以爲耽首尾成形殖礪之功木直中輿橫搖以爲輪其曲中規彌摶之力唐虞之志在勤勤可憇猶以爲輪其曲中規彌摶之力唐虞之精神消蕪蕪微忽變化與物推移又風淫行在且夫設施君子有能精搖蕪墨紙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聖觀始卒之毫無見外之境以道義得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致遠久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說日以自曉徹後世事分白黑利害未嘗失事之情是廢非明示不復可以爲法黑利害情多不暇日之故夫尋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榮名如此者人之所能遂然而莫能至者惟勤勞地之民多不才者勞也由比觀之知人無善不愚

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負而成功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雷應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彌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九流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子南策曉恥聖道之獨亡於己，牙誣皆諭教。踏蹠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艱不放休。息南見老壯受教，一言精神曉洽。範闡闡然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雲。太子嘗以問愍四海名施後世，蓋略天地。察春秋，著《易傳》。業詒至今不休。所謂名可獨立者，吳與楚戰，及暮大心撫其御手曰：今日自距敵敗，刃刃蒙矢石，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我獲可以急幾乎。逃入不返，決復斷頭，不避難，運軋而死。申包胥哭弟，方以赴敵敗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身解辭去，效於諸侯是乃父。雖無能以辭辭，莫之與比。吳與楚戰，及暮大心撫其御手曰：吾與楚戰，兵敗卒降，身死卒勝。民治全我，我獲可以急幾乎。逃入不返，決復斷頭，不避難，運軋而死。申包胥哭弟，方以赴敵敗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身解辭去，效於諸侯是乃父。

張良不立宮御，不慮心怠不精，懈相不後，功列成侯。王淮倚後世無名，時云：我馬難駕，牛難執。雖馳執驅周爰，尋謀奸言，人之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繩，以咎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遷。以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蔑今，故姑忘者必託之於風農貳帝而後退，或亂世閭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橫之。正猶面譴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大無規矩。雖乘神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角輻不能以定直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知世莫質也。惠隱死而莊子輕驚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大項武士歲爲孔子師，子雲之口以喻其舌也。以年少也。高閱人說教孔子之口以喻其舌也。者，弟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榮。唐姑榮曰：惠子山東辭子固難，所以取少主惠王。惠王震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道而弗聽也。非其威要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微爲羽絳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熊而召其鄰人，以爲羹美也。而甘之後，同其猿，不遺使下。臣告慈宗王，乃發車千乘，卒七萬騎之。子房論塞，而東擊吳。兩水之上，大破之。以有楚國烈祖廟，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彌成者也。大七尺之形心，知憂勞苦，屠知疾痛，寒暑人情。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善可趣也。苦身勞形，傷心肺肝，不憊煩難，不違先君。蓋聞子發之義進，如激矢，如合電，解如風雨。責之中矩，戒之中規，陳能，盡術。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游在於前，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出者不

賴，以是莊子舉側目爭致之苗山之鶴羊頭之而稱。以是莊子舉側目爭致之苗山之鶴羊頭之而稱。而謂本斷龍角，陸刺兒甲，莫之服。帝山祠之墓潤梓，之腹雖鳴，修養庚莫之致也。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銳利；而不期於墨闇。莫邪乘鳥者，期於千里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遷。以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蔑今，故姑忘者必託之於自辨。清酒之於耳，蔽商聲，一人見是非。白黑之於目辨，清酒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受之歸若脫，瘦子之上，龍以猶異之而無所歸。心放夫舉子之相似者，帶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惟民工能識。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可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多非心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熟然意有所適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發異之而無所歸。心放夫舉子之相似者，帶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惟民工能識。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可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多非心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熟然意有所適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不爲古今易識。書明指以示人，則易識。指以示人，則不畏鬼。古今易識者，亦不畏鬼。指以示人，則不畏鬼。昔晉平公令百為鐘，鑄成而不知。鑄鑄而瘞，瘞而不知。晉平公曰：寡人以不工，豈以爲測而以爲不測。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名知音者，必知鑄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世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普。彼獨有智，也。出新音而叶之，李青人皆爭知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環者，喜其狀以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始知玉者也。故有杆於中，則是向同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實之耳。此和氏之所以立。前我曾遇而慙之，今毛窮，甚其知者。知者，身而立。前我曾遇而慙之，今毛窮，甚其知者。知者，身而使之衝寒風，蒙垢皮衣，約裘帶蛇，則布衣韞帛之，人過者，竟不左右睥睨而後，執晝，使之。萬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嬌曳裳，執粉白黛黑佩玉環，捨步，雜芝蕙蘭麝之觀，由笑日流曉口，含綻牙，出屬乘，以之匍匐。則進士公大人有嚴志頌頌之行者，無不博裕。繡指進士公大人有嚴志頌頌之行者，無不博裕。